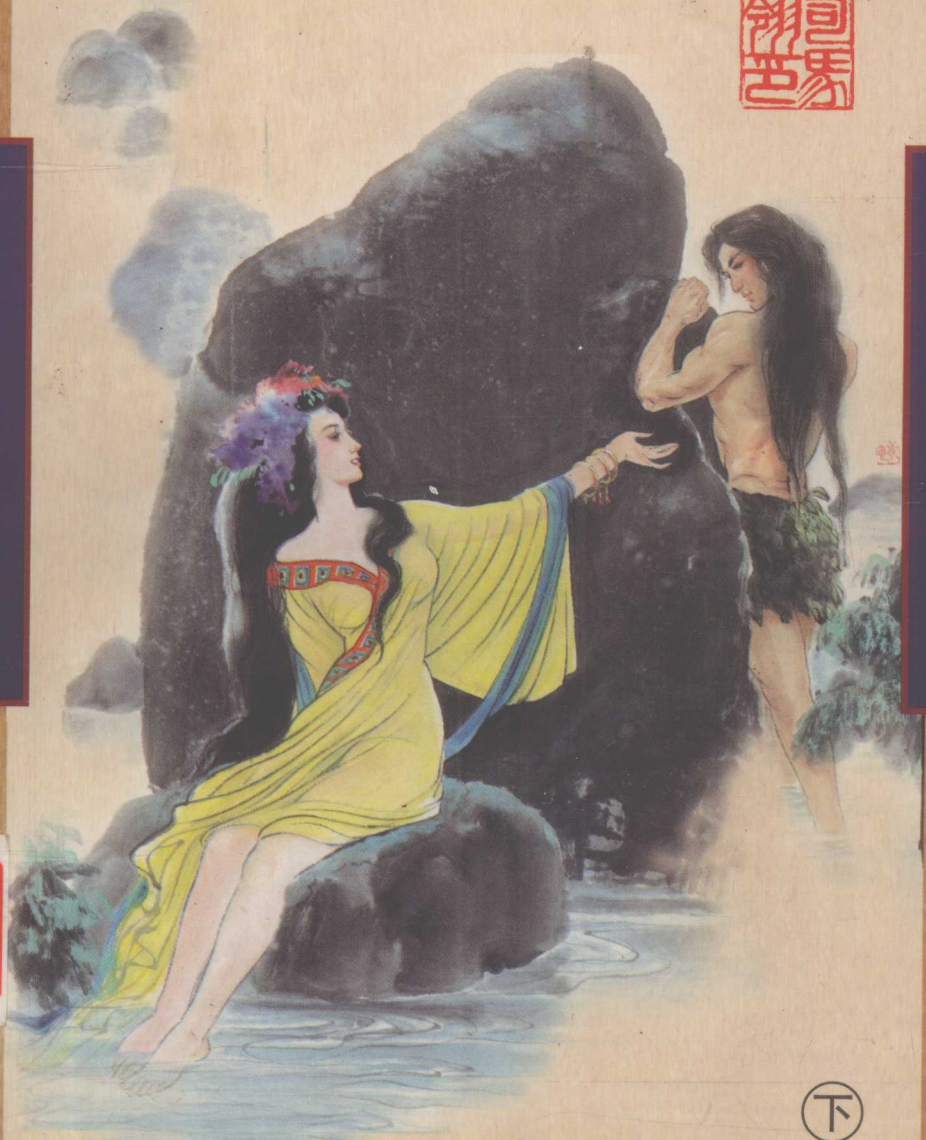


旗云柱铁



【台湾】司马翎著

司马翎武侠精品系列
18



【司马翎武侠精品系列】

(18)

铁柱云旗

下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

第三十一章 显身手智破联防术

文开华远远见他八面威风，一派凌厉攻势，芳心之中也不知是什么滋味。她一直设想不出，有什么手法可以抵挡得住他这一路云旗招数？不禁想到那武阳公不知是否有破解手法？如若没有，赵岳枫岂不是就可取胜？

赵岳枫发出第九招“旋入雷渊”，把五人迫开老远，突然收旗跃开寻丈，喝道：“诸位停手！”

温老大举起左手，众人果然都凝目止步。温老大道：“怎么啦？敢是招数已穷？”他也是无法测得透这面云旗的招数手法，因此猜想他这等神奇手法哪有许多招，想是已经使完。

赵岳枫摇头道：“在下才使了一半，但觉得有点不对！”温老大暗中吃一惊，道：“既是只使了一半，为何停手？”赵岳枫道：“在下有不妥之感，是以罢手想一想！”

温老大傲然道：“罗兄这一路大旗打法，虽是天下无双的神奇功夫，但想击败我们师兄弟，却也不行！”

赵岳枫道：“这话说得不错，实则在下吃亏在功力不足，但即使在下功力十足的话，至多使诸位吃点小亏，无补大局！不过……”

于二姐喝道：“要打就打，哪来的这么多废话！”

温老大沉声道：“不要急，让他说！”

赵岳枫道：“不过，在下总觉得你们这个联防之术有个漏洞，若是碰上武阳公，早就看准这漏洞而加以击破了！可惜在下一时想不出……”

文开华远远叫道：“你若是功力十足，也许能搅乱他们的阵势。”

赵岳枫摇头道：“不是，若是如此，我早就猜出来啦！唉，武阳公过人之处，只怕就在这一点……”

温老大皱眉道：“听你的口气，好像已经跟武阳公动过手，但你的名字却无人晓得！这件兵器也未听人提过。”

洗老五道：“当日与武阳公动手而未死的，只有少林和武当派各一人，东海门高手赵岳枫则已经丧生！他的样子年纪似是传说中的赵岳枫，但赵岳枫一则已死，二则不是使用大旗……”

赵岳枫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云旗飞扬，铁柱销溶，瞧来天下人间只有这面云旗可以克制得住他！”

这话不啻是说这岭南五高手联防之术也不能抵挡武阳公。岑老四恼道：“你这人好生没道理，明明破不了我们联防之术，偏偏硬说有漏洞，真是可笑之极！”

温老大道：“你们少说话，他的话绝不是胡乱讲的。我们若是得知漏洞所在，加以改良，那时便天下无敌了……”这话是用粤语说的，故此赵岳枫没有听懂。温老大接着说道：“罗兄不妨再行出手，也许就能求出答案！”

赵岳枫颌首道：“这话甚是！”当即运功蓄势，横旗待发。

温老大用粤语急速地吩咐几句，众人散开布下联防之势。

赵岳枫双掌一旋，云旗中分为二，蓦地欺身进击，左手只是一截旗杆，右手的杆子连着旗面，软硬兼具，而且变成轻细兵器，出手皆是细腻招数。

他一招之内变化极多，把岭南派的五人攻得连连后退。温老大口中不断地发出暗号，众人灵活奔走，终于接住了他这一招。赵岳枫又接上旗杆，施展威猛招数，一式“云旗蔽天”，只见大旗挑处，卷起洗老五，抛出两丈。若不是其余四人的牵掣，洗老五势必被他抛出六七丈外跌死。

联防之势仍然未破，赵岳枫陡然跳出圈外，大喝道：“在下想出来啦！”

温老大发出暗号，五人一齐停手，都瞪大双眼望住赵岳枫。

于二姐咕哝道：“我还是不信，天下有谁破得我们五人联防之术？”温老大道：“等听完他的话再说，目前纵是不信，也得留神聆听！”

赵岳枫朗声道：“说穿了也没有什么，那只是两句老话，便是擒贼先擒王，射人先射马，诸位以为如何？”

于、姜、岑等四人瞪眼发愣，温老大蓦地跳起老高，叫道：“说得是……说得是……但日后岭南派联防之术再出现于江湖之时，就不是如此情状了！”

岑老四忍不住道：“大哥，小弟还是不懂！”

温老大道：“他意思是说我们联防之术虽然极尽神妙，但变化之际，全靠我发号施令从中指挥，是以若是抱定擒贼先擒王，射人先射马的宗旨，全力攻我，设法迫得我不能发出暗号，这联防之势岂非可破？”

那四人这才恍然点头，转瞬间姜三姐大声道：“此法说了等于不说！”

温老大讶道：“三妹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姜三姐道：“我们联防之术，就是胜在防御坚强，人人互相呼应，谁也伤亡不了！他若是能对付了大哥你，那时联防之势已经瓦解，根本谈不上擒贼擒王，射人射马的话！”

岑老四接口道：“是啊，对方随便攻破我们其中一环，我们联防威力就大见减弱，何须限定先攻大哥这一环？”

于二姐道：“大哥是五环之中最强的一环，若是他对付得了，何不省点气力先对付其余的人？”

温老大沉吟道：“你说得有理，但我总感到不对，好像还有破绽！”

赵岳枫也是目瞪口呆，一时无法驳回他们的理由。

忽然一阵尖锐的冷笑声，传入众人耳中，于二姐喝道：“文开华，你笑什么？”

众人目光都向江面上的竹屋望去，只见文开华站在门边，一手扶住门框，远远望去，似是弱不禁风，别具一种娇美之态。

她应道：“我自然有道理，但你们这等态度，我便不说！”她耸身一跃，凌空而起，衣袂飘拂，轻盈地落在岸上。

她这一举动分明是改变了早先寻死之念，赵岳枫心中反而感到沉重。要知他本来不是善变之人，既已决心陪她同赴黄泉，此后心中便无牵无挂，但现在忽又生变，许许多多无法解决之事忽又笼上心头，反而甚是不安。

文开华何等聪明，眼角一瞥，便已得知赵岳枫心情，当下也不知自家情绪是甜是苦。

岑老四喝道：“文姑娘到底说不说？”

文开华道：“说又怎样？不说又怎样？”

岑老四哑口无言，温老大沉声道：“任凭姑娘吩咐就是！”

文开华道：“好，我只要讲得出破你们联防之法，你们都须听我的话！”

于二姐因她与情敌俞慧在一起，犹有余恨，怒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你要我们死，我们也去死么？”

赵岳枫凛然道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！只要得闻大道，死又何妨！”

于二姐啐一声，道：“谁跟你说话！”温老大道：“文姑娘若肯赐告，命我等做什么事，感激不尽！”

文开华沉吟一下，说道：“容易得很，你们五人齐齐整整，一个也不能

缺，紧跟着这人，保护他的安全，以一年为限，若是跟不住他，那就每人斩去一只左手……”

于二姐叫道：“什么？叫我们跟他一年？还得保护他的安全？不行，我这可不要知道本门联防之术的破法……”

文开华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那也由得你们，其实你们很划算，若是没有他在一起，只怕你们过不了铁柱宫这一关呢！”

赵岳枫接声道：“在下决计不再论武动手，若是铁柱宫之人出现，我要不是跑得最快，就是被他们杀死！”

这话中所含的意见，极是沉痛，众人听了都不禁一怔。文开华何等聪明，眼珠一转，哦一声道：“你已经见过你的义妹了？她怎么啦，不理你？抑是已经削发出家，皈依三宝？”

赵岳枫脑海中现出那日碰见单水仙之事，就是不曾交谈，可是其后她在隔壁房间，无疑已听了他和梁珍姐苟合的声响。本来那一夜梁珍姐答允缱绻一宵之后，翌日就各走各路，他才会迁就的，他此刻仿佛听见单水仙凄迷哀怨的声音，在耳边萦绕，而她念的是“别后相思空一水，重来回首已三生”这两句，表示说不堪回首，恍如隔世……

他怅惘无已，长长叹息一声，目光移到文开华美丽面庞上，瞬息之间，又回溯起她从前对自己千般体贴，万种温柔的往事。这一刹那间，他的雄心壮志自是不消说得，连仅余的一点点丈夫气概也烟消云散，只觉心如死灰，难以复燃。

他的表情变化得极是剧烈，众人无不瞧出他心境变化时所流露的意义。

于二姐固执地摇头道：“这人太坏了，居然还有别的女子，这等无情负心之辈，我宁死也不肯和他在一块……”

温老大不发一语，其他的人，自是不敢开口，文开华知道于二姐口口声声痛骂负心无情的男人，其实是骂给温老大听，她这时也没有心情理会人家之事，深深注视赵岳枫一眼，心中暗道：“别了，赵郎，现在我虽知你一定有迫不得已的苦衷，才答应娶那梁珍姐为妻，可是，这事我永远也不能原谅你，我们从此各奔前程，飘泊天涯，几时能像浮萍相聚，已不可知了！”

她太感凄楚酸辛，两行清泪沿颊流下，默默地转身沿江岸走去，心中一片虚空，自家也不知到何处去？

赵岳枫哪里敢挽留她或者问她去何处？再者他万念俱灰之下，也觉得没有说话的必要。只在心中暗暗向她道别，祝她此去一帆风顺，忘掉以往的一

切，重新开始。他暗暗祝福之际，自也感到阵阵凄凉落寞，虎目中隐隐泛起泪光，痴痴地遥望住她的背影。

他们这一番动作都在静默无声中完成，但益见两情之真，温老大等五人，瞧在眼内，也不禁为之感动，谁都不敢出声，扰乱了他们。

过了许久，温老大向江边走去，于二姐伸手拉他，但手只伸出一半，便忽然停住。

温老大走到江边，从怀中取出一副面具，戴在面上，同时举手摸摸头发，登时变成一个满头银发，面目死板之人。

洗老五奔了过去，问道：“大哥，你干什么？”

温老大缓缓道：“我要埋葬好俞姑娘的遗体！”他说话一旦放慢，便宛如风烛残年的老人一般。

岑老四也跑过来，道：“大哥为何作此装扮？”

温老大道：“我答应过她，此生再也不跟她见面，所以我得戴上面具，好教她认不得我！”

岑、洗二人不觉一怔，心想俞慧人都死了，那还要讲究这句诺言？

姜三姐听了，却感动得掉下眼泪，向于二姐道：“我从前很恨大哥，但过了这许多年，已经逐渐淡下来，如今反而同情起他了！”

于二姐面孔一板，道：“哼，还同情他？”

姜三姐道：“唉，一个人能够爱得这么深，谁也不能再恨他，对不对？你瞧，大哥的口气中没有一点当她已死的意思！唉，她永远都会活在他心中……”

于二姐突然迸出眼泪，泣声道：“三妹，我呢？我的青春到何处去了？”

姜三姐一愣，随即抱住她放声大哭，自然她也哭自己已消逝了大半的青春年华，而这原因，亦是因为她多年前，已暗暗爱上这位大师兄，此后觉得没有一个男人及得上他，以致芳华虚度，红颜凋谢……

两个女的相拥而哭，一样伤心，一般情怀。那厢的岑老四突然揪住温老大，狠声道：“大哥，小弟要问你一句，她后来还恨你么？”

温老大呐呐道：“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岑老四接着道：“她若是不恨你，就对不起那个被你杀死的情人，若是还恨你，她便是冷酷无情之人。”

温老大咕咚一声跌坐地上，连连喘气，似是被这个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岑老四大声道：“大哥，你可有想到二姊？我记得她当年长得很漂亮，

但是现在已经是个老太婆啦！”

温老大举起拳头，狠狠地敲打脑袋，瞧来，他痛苦已极，几乎要发狂了。

洗老五望住这个令他又崇拜，而又厌恨的大师兄，但觉满腔悲悯同情，他已经想过若是把自己换作是他，恐怕也是无计可施，只好任得命运拨弄。

他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四哥的话虽是有理，但正因此故，那位俞姑娘才会病死江上小屋之中，她若不是感到两难的话，以她的一身武功，岂有如此短命之理？”

温老大泪流满面，可是那面具上毫无表情，反而使人觉得他悲痛极深。

洗老五过去拉他起身，道：“俞姑娘的遗体须得尽早安葬，大哥，你把她搬出来，小弟和四哥去买一口棺材回来。”

过了两炷香之久，岑、洗二人果然弄了一口棺木回来，姜三姐已把于二姐拉到远处，江边只剩下一个赵岳枫，呆呆地站着。

洗老五突然对赵岳枫也生出无限同情之心，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，道：“我听房仲说及文姑娘爱的就是赵岳枫大侠，这才晓得正是阁下，怪不得连我大哥也赢不了你。”

赵岳枫满面迷惘之色，不知他听见这话没有。洗老五劝说了好一会儿，赵岳枫仍然是那副样子。

岑老四心头冒火，怒道：“老五别说啦，他在武林中博得大仁大义之名，天下之人无不敬仰，我还只道他看得破这个情字，谁知名震天下武林的赵岳枫大侠，也不过是个窝囊废！”

这几句话只骂得赵岳枫一愣一愣的，面上开始有了表情变化。洗老五接口道：“四哥骂得对，我们日后可别把今日之事告诉别人，免得天下之人都大为失望！”

他说罢一把拉了岑老四，奔到江边喊叫温老大，好让赵岳枫多想一想。

江面上的竹屋毫无声息，岑、洗二人叫了几声，不见温老大答话，两人都变了面色，岑老四道：“大哥没要发生事故吧？唉！都是我不好……”

洗老五与他一齐向竹楼纵去，落在门外，探头向屋内一看，只见屋内竹榻上有个头发花白的瘦弱妇人，僵直仰卧，这妇人虽是头发花白，但面上并无皱纹，面容甚是秀美。

温老大坐在榻沿上，低头望住榻上的美妇，动也不动。岑老四叫道：“大哥，动手吧！我们早点离开此地的好！”温老大在沉思中惊醒，道：“我

们到哪儿去呢！唉！我的心已经带不走啦！”岑、洗两人都怔住了，说不出话。

歇了一会儿，岑老四摊摊手，垂头丧气的道：“完啦，南荒门固然绝了种，咱们岭南派也从此衰落了！还有东海门等等也是，总之三门四派也从今衰微了！”

洗老五颌首道：“别的门派不去说它，但我们岭南派如果离开了，那就当真衰微没落啦！”

他突然伸手拉起温老大，又道：“大哥，岭南派的不盛或者没落，就看你是不是能够忍住心中悲痛，其实，你以前这样对待俞慧姑娘，已经错了。”

温老大一直没什么反应，但这时听到洗老五说他俞慧如此痴心真情，竟错了，不由得瞪大双眼，喝道：“别胡说！”

洗老五见他有了反应，心知激将之计已经收效，不禁暗喜。便道：“大哥请息雷霆之怒，试想大哥若是稍稍忍住心中之情，不要苦苦缠住姑娘，她怎会感到左右为难，以致抱恙而死？”

温老大啊了一声，洗老五连忙又说道：“同样的道理，大哥若是略为忍抑住心中悲痛凄苦，我们岭南派固然能得渐渐兴盛，使小弟等也都不至于埋骨异乡，丧命在铁柱宫这类仇敌的刀下！”

这番话果然打动了温老大，忽听门外有人接口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铁柱宫从来法网严密，诸位想安然回到岭南，只好等来世才行了。”

这话声正是房仲口音，跟着岸上又有人说道：“这等跳梁小丑，哪里值得房堂主多说……”声音甚是沉重，震人耳膜。

洗老五大声道：“这一位高人是谁？”房仲走入屋内，道：“是敝宫内四堂首座黑煞手赖珞赖堂主！诸位想必闻过他的大名！”他紧接着压低声音，道：“文姑娘呢？”声音低得不能再低，宛如耳语。

温老大道：“走啦，往西北方去的！”洗老五接口道：“房堂主若是不想我们抖出此事，便须从中设法，让我等安然回返岭南！”

玉轴书生房仲眉头一皱，道：“这个恕我无法帮忙！”洗老五嘿嘿冷笑两声，叫道：“这话可是当真？”房仲那么老江湖的人，此时也不禁变颜变色。

温老大低低喝道：“不准胡闹！”洗老五道：“噫！这就奇了，大哥你若不出手，小弟们怎能不用点手段？”温老大无奈道：“好，好，待我葬了俞慧再说！”他之所以帮忙房仲，全是出于爱屋及乌之心，由于文开华跟随过俞慧，所以他怜爱上文开华的房仲，也生出了袒护之心。

房仲朗声道：“那就快点动手，本座代你们向赖兄讲情，稍缓片刻，始行出手便是！”说罢退出屋外，轻飘飘地飞回岸上。

温老大把俞慧遗尸抱起，当先纵上岸去，他手中抱住一人，跃过两丈江面，若无其事，赖珞一瞧便知他功力深湛，登时暗增戒心。

这赖珞做事，一向沉稳细心，念头一转，向身后排列得齐齐整整的五人招招手，其中之一上前来。赖珞道：“有烦宋粮兄偕同王仲兄搜查附近三十丈之内，瞧瞧文开华在不在？”

原来房仲也知道关于文开华之事，无法守得住秘密，所以跟赖珞说过，顺势说是文开华出手帮助岭南派之人，是以落败退走。马腾等人自然不敢泄露他爱文开华之事，好在这只是不关重要的细节，是以反倒为他掩饰，落得卖个大大的人情。

温老大把俞慧放在棺中，两行泪水忍不住直流下来，洗老五一面叫岑老四把于二姐找回来，一面动手钉住棺盖，随即放在原先的土坑之内。

房仲记得土坑中本来埋得有人，此时不见影踪，大是奇怪，问道：“坑内那个人呢？敢是还未曾死？”

藏匿在数丈远，一丛杂树底下的另一个土坑内的赵岳枫，大为紧张，心想但愿他们别透露我的姓名，免得武阳公有所防范，那时连最后一点点机会也消失了。原来他被岑、洗二人一顿讥骂之后，突然间发现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他自从跟武阳公决斗过之后，名传遐迩，四海震动，打那时起，他已经没有个人，此身只属于武林公有。

正因此故，连僻处岭南的岑老四、洗老五，都说出他对不起天下人的话。这时他记起初入师门之时，曾经信誓旦旦，决意终此一生，为天下打抱不平，除奸去恶，除暴安良。现下若只为了儿女私情一死，九泉之下，岂有面目去见师父？

他才兴起献身天下之志。便听到一阵蹄声，赶快找到这个土坑藏起身形，如果不是恰好心情大变，那是决计不会躲避的了。

且说温、洗二人听了房仲问话，温老大这时自家还来不及悲恸掉泪，哪有心情理会？洗老五心念连动，他晓得若是讲出赵岳枫两字，这一帮人定必集中全力找他，那时他们兄弟数人，便可扬长回返岭南。但他担心的是赵岳枫如果不想活命，任得铁柱宫之人打杀或是擒拿回去，岂不是使天下之人大大失望？

这洗老五为人阴险自私，事实上并不担心天下人失望不失望的问题，却

是考虑到赵岳枫万一因此遭难，天下武林得知是他透露消息，只怕纵是逃到苗峒之内也难逃这些人的报仇毒手。

他终于不敢说出真相，道：“那厮死不死谁也不知，我们把他丢落江中啦！”

房仲面露喜色，道：“原来已经随波逐浪漂流而去，妙得很！妙得很！”

这话只有洗老五省得，当下道：“茫茫大海无所不容，区区一点情愁爱恨，更不在话下。”

赖络皱一皱眉头，却不询问。一会儿工夫，岑老四拉了于、姜二人赶到，俞慧棺柩也埋葬在泥土底下。温老大决然起身，抖掉身上的尘土，厉声喝道：“你们想怎样打法，先说个明白！”

赖络沉声道：“贵派的联防之术，举世无双，本座不敢小看，这样好了，本座和房堂主两人联手，对付你们五人，尊驾意下如何？”

温老大傲然道：“行，就这么办，但须得严令别的人不许出手捣乱。我等若是侥幸取胜，想来贵宫主人便将出手？”

玉轴书生房仲接口笑道：“诸位如果能使本宫老山主出手，贵派名头将可凌驾于三门四派之上。诸位好自为之，动上手之后，死伤勿论。本座保证刚才入土的棺木绝不被本宫侵犯就是！”

温老大面色一变，转眼望住岑、洗等人，道：“你们记着，刀剑无眼，伤亡无怨这句话！”

赖络此时略略推测出他们与房仲之间，定有什么秘密，所以房仲以那口棺木要挟他们，不让他们泄漏。他虽是极想知道，但目下却不便出言探问。于是假装不知，喝道：“诸位放心好了，本宫上下没有一个不是江湖上有头有脸之人，绝不能动你们的棺木……”

温老大喝一声好，左手比个手势，那四人立刻散布开，各占方位。只听一声划空尖响，一枚大铁钩破空急袭赖络。温老大这一发难，于二姐也发出细小鱼钩攻敌。姜三姐的柳叶双刀，岑老四的单刀和洗老五的钢锉，一齐移动堵截敌人闪避之路。

赖络铁掌疾拍，一股劲力迅猛涌出，挡住铁钩。温老大心头一凛，钓竿一颤，改变手法，那枚大铁钩不再盘旋飞驶，单在赖络身前身后数尺之内迅攻密袭，攻势比刀剑还要锋锐迅快。

玉轴书生房仲岂敢怠慢，玉轴扬处，疾卷入阵。

黑煞手赖络的一双拳头足足可以抵住温老大的铁钩，玉轴书生房仲玉轴

则胜于二姐，迫得她丢掉钓竿，用十只钢指近身攻敌。

铁柱宫威震天下，稳居南七北六一十三省黑道领袖的地位，同时压倒三门四派，这等声威自是不能幸致。赖、房二人身居内堂堂主高位，近年又得武阳公略加指点，武功更是不同凡响。

这两人联手出斗，威力又加添许多，霎时间已迫得岭南派五人紧密联防，已成有守无攻的局势。

温老大、于二姐那等自负之人，一旦施展出联防之术，便变得甚是心平气和，毫无火气。

赖、房二人放手进击，竭尽所能。但见四周草木偃伏，劲气旋卷，战况极是激烈。

铁柱宫的五名手下，此时已聚首，包围在战圈四面，早先奉命搜查文开华的两人，早就转回来，他们眼见房、赖二人占尽上风，个个意态暇豫，放心观战。

第三十二章 萌旧情欲火焚双身

不知不觉中，房、赖二人已攻了将近百招之多，岭南派五人依旧稳如磐石，无隙可乘。

赖、房二人内力深厚，气脉悠长，越战越勇，招数发出之际，劲道只有加强而没有丝毫衰退之象。

铁柱宫的另外五人，每见赖、房有佳作妙招之时，都大声喝彩助威，如此又战了一百招左右，他们一则已厌于再喝彩，二则赖、房二人奇招已尽，没有什么可以喝彩的，于是全场只有拳风、掌力以及兵器劈风之声。

虽是如此，赖、房二人仍然一派凌厉攻势，局面毫无改变。

赵岳枫瞧了这老大一阵工夫，已知难分胜败，除非是请得武阳公御驾亲征，否则谁也破不了这联防之术，当下大是放心，提起包袱，悄悄跃出土坑。

他向西南方奔去，走出数里，斗然间停住脚步，内心情绪甚是紧张。

在他身后左面的树下，站着一个女子，荆钗布裙，甚是朴素，然而这等村家装束，却掩不住她的灵秀美丽。

她早就移开目光，不瞧赵岳枫的背影，赵岳枫惶乱地想道：“我要不要跟她打个招呼？想来我过去跟她道别，她决计不会使我难堪……”

转念又想道：“这可也说不定，她恨极了我娶了梁珍姐那等女人，故此给我一个难看也未可知……”

这两个想法，来来去去，总难遽下决定，因此呆站了不少时候。

文开华表面上不瞧他，但心中却没有片刻不是想着有关他的问题，这时大觉奇怪，忖道：“他原本是个磊落光明之人，怎的如今变得如此古怪？他不走也就罢了，却何故不转回身躯？难道还想我去求他？先去跟他说话不成？”

想到此时，不禁忿然，旋即又消了气，暗想：“我只当是个死人，不加

理睬就是，管他做出什么古怪之态？”

不过她双眼却不由得回到他的背上，这背影对她是如此熟悉亲切，因此忍抑埋藏起来的哀伤，又悄悄泛起心头……

赵岳枫陡然转回身子，说道：“在下猜想文姑娘一定会给我一个难看……”

文开华几乎想笑，无奈满腹辛酸过于浓重，以致无法笑得出来。

她道：“既然知道，为何还要找来？”

赵岳枫叹口气，道：“在下实是难以忘记姑娘往日的恩情，今日此刻大祸已成永诀，所以……所以须得向姑娘恭敬辞别！”

文开华心中一阵酸痛，但故意更加冰冷的道：“简直答非所问，你还是不要再说的好！”

赵岳枫抗声道：“决计不是答非所问，正因在下感到姑娘对我恩重如山，此生万难报答，所以拚着碰一鼻子灰，也要道别辞行。唉！碰个钉子比起别的事算得什么……”

文开华直向肚中吞咽泪水，极力装出讥讽的笑容，道：“奇哉怪也，赵大侠几时学得这么佳妙的口才？料想苏秦复生也不过如是……”

她干涩地笑一声，又道：“但你这一套留起来向别人使用吧，我听着只当你神智不清或是梦中呓语而已！”

赵岳枫瞪大双眼，满面痛苦的表情，他这时一句话也说不出，但觉心中堵塞得万分难过。

文开华别转头，伸手到头上诈作折枝，借机暗暗用衣袖拭去忍不住的泪水。

然后又回头望他，淡淡道：“我瞧在俞大姊的面上，特地回转来，要把破他们联防之法，告诉他们，我瞧说给你听，也是一样。”

赵岳枫说道：“他们正在对付房仲、赖璐二人，大概要拼到明日才能结束，我……”

文开华迅快接口道：“不用说啦，我晓得你现下决不肯为我做任何事情，算了，我自家去告诉他们！”

赵岳枫几次想辩白并无此心，都被她拦住，暗想她处处误会，实是无从辩起，于是郁郁地嗟喟一声，转身走开。

可是他并不曾走远，只是转到树后，隔断了双方的目光，便站住脚，不时从枝叶隙缝中，偷看她的动静。

文开华自然晓得他在树后，对于他此时的举动，甚感奇怪，想了许久，还推测不出。忍不住大声问道：“你不是说要走了么？怎的又不走了？”

赵岳枫沉吟一会儿，才道：“在下只是暂时不想走！”他显然不是说真话。文开华更为奇怪，忖道：“他从来都坦荡正大，事无不可对人言，今日大改常态，真是教人莫测高深……”

她越是猜不出，就越是好奇，眼珠一转，几个念头掠过心中。但她都一一放弃，只因她深知赵岳枫此人若是决意不说的话，任教如何威迫都不中用。

她踌躇再三，忍不住走过去，站在他面前。此时两人相隔只有尺许，简直是呼吸相闻，彼此都嗅到熟悉的气味。

赵岳枫被她的举动震撼得心头狂澜排空，突然间展开双臂，文开华茫茫然投入他怀中，已忘了自家为何走到他面前。

两人紧紧搂做一块，赵岳枫喃喃道：“我莫非在做梦？唉，自从你离开之后，我才知道竟是多么的需要你！那一段日子，我几乎发狂了……”

文开华听他说出如此深情的话，更加迷醉。在他怀中扭来扭去，恨不得与他融化成一体。他们以前夜夜同衾共枕，都不曾像今日如此刺激热辣，两人的体温同时升高，心跳加速。

赵岳枫已不是以前那个懵懂无知的粗鲁男子，他的手自然而然的落在文开华娇躯上峰峦起伏之处，两个人的情焰欲火，熊熊烈烈地燃烧起来……

在最后关头之时，文开华惊醒了，恢复大部分理智，她极力思想赵岳枫的可恨可鄙，因此，她已经能够容容易易就推开赵岳枫。

但世事就是如此奇妙，人心便是这般难测。文开华明明控制得住她的感情，也不是没有气力推开赵岳枫，然而，她偏偏没有一点抗拒，心中自嘲自怜地想道：“算啦，反正我已经不会看上别人，此生除了他之外，再不许有第二个人碰触，既是如此，推开他又如何？”

她遗憾地闭上双眼，渐忘了这件事，而再度迷醉在他的怀中……

霎时间云散雨停，巫山梦醒，两人整理好衣裳，仍然相偎相倚地坐在树下。

文开华一派温婉娇态，无限柔情，把别后之事絮絮告诉赵岳枫，赵岳枫只是聆听，不敢把自家之事说出。原来他晓得文开华眼下虽是无限温柔，可是一旦提起那梁珍姐，她可能拂袖而去，故此不敢触及这话题。

文开华终于把自家之事讲完，便问道：“你呢？你的经过一定十分奇怪，

比方你碰见单水仙啦等等，快说给我听。”

赵岳枫心想一说起单水仙，势必要提到梁珍姐，心念一转，突然跳起身，道：“不好了，咱们净顾谈话，不知那边动手情形如何。若是岭南派之人落败被杀，不但对不起俞大姊，而天下武林中可以稍稍抗衡铁柱宫的家派又弱了一家。”

文开华瞿然道：“对，快去瞧瞧！”

赵岳枫捏住她的手，柔声道：“你目下不宜劳动，待我自己过去瞧瞧，若是情况不妙，我就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不禁沉吟一下。

文开华暗想他若是说“我就现身出去取他们性命，然后与你远走高飞”的话。那就宽恕他一切过失，也不再把那梁珍姐放在心上。

赵岳枫沉吟了一会儿，才道：“他们若是不敌，我就回转来跟你商量！”他说这话的意思，其实是尊重她的意见，须得先问明了她，才敢露面动手，然后，带着她远走天涯。

文开华却一阵失望，垂低眼光，轻轻道：“你先去瞧瞧吧！”心想等你来，只怕再也见不到我了。

赵岳枫匆匆动身，片刻工夫已迫近战场，只见岭南派的五人神情战况一如当初，守御得严密无比。

房仲、赖路二人虽是击不破封方五人联防之势，但仍然保持攻势，他们两人内力深厚，气脉悠长，目下自然还不到露出疲态的时候。

赵岳枫瞧了一阵，拟定如何暗助岭南派诸人的策略，这才悄悄奔回去。

他一瞧树下已杳无人迹，那颗心便剧烈的大跳特跳，面色也变了，想道：“我真是愚不可及，竟没有防范到她会趁机悄然远飘……唉！换作我是她，也只好走啦！她凭什么还留在这儿等我？没有任何名份，难道一辈子当我的情妇不成？”

这时候他心中的悲怆却不是言事所能形容，呆呆地望住早先缱绻缠绵的地方，但觉温馨旖旎之感犹在心头，可是凤去巢空，只剩下无限孤独凄寂。

文开华此时已走出十余丈以外，忽然想起岭南派诸人的安危实是不能坐视，于是又折转回去。

赵岳枫见她出现，不胜雀跃，却不敢说出疑心她已经悄然而去的话。文开华心想他竟不觉得焦虑担心我的失踪，可见得我在他心中，有无皆可……这么一想，心中不觉冷了一截。

两人这番相聚，情趣又与不久之前略觉不同。文开华热情冷淡了许多之

后，反而竭力忍耐住自己，不去计较他种种不是。

他们吃着粗糙的干粮充饥，谈些不着边际之事，这其中赵岳枫提及昆仑派的向慎行，大名府的任家兄弟和查刚等人入江湖之事，并且说武宫主似是爱上了向慎行。后来又提到任野老搭救他们的经过。

文开华也告诉他说，她与任家兄弟乃是姑表关系，而她的母亲就是任野老的女儿，因与任家相隔得远，所以她从未与任家之人见过面。而她之所混入铁柱宫后，便是由于她母亲临终之时，对于离家多年的老父任野老，孤身独闯铁柱宫后的生死下落全然不明，深表遗憾。

文开华殚精竭智地想了许久，才私用她家传独门所能使人假死之药，在江湖上先闯出狠毒声名，接着投身铁柱宫中……

她得知外祖父安然无恙，又知道表弟已离家到江湖闯荡，心中既欢喜，又辛酸。但她却不把心中情绪告诉赵岳枫，只装淡然的神情。

赵岳枫一直留意那边战况变化，到了晚上，远远但见火光冲霄，便要文开华过去瞧瞧。文开华道：“其实用不着空跑，这阵火光正是挑灯夜战的征象，可见得岭南派未曾败阵。不过，咱们走一走也好。”

他们到得战圈附近，只见情况一如开始交手时一般。正在鏖战之人自然无法分心查看四周，铁柱宫散守四周的五人一则功力稍弱，听不到声响。二则因那文开华久久不曾露面，料想早已远离，都放心大意。

是以赵、文二人迫到近处，他们毫无所觉。赵、文二人瞧了一阵，退开十多丈，文开华低声道：“岭南派联防之术果是武林无上绝艺，妙在以守作攻，以柔制刚。总教对方以为稳操胜券，不休不止地拚力进攻，终于精疲力竭，反而被对方所败。”

赵岳枫道：“他们这个联防之术若是抵御得住武阳公，那就妙不可言。武阳公只要得知世上还有这等足以与他抗衡的武功，定要潜心推研破解之法，那时节无暇他顾，天下理可暂得承平之日。”

文开华道：“他们碰上武阳公的话，势必要由温老大发号施令，其时非败不可！”

赵岳枫明知她特意借此机会把破阵之法传他，让他转告温老人。可是他又忍不住想知道破阵之法，于是问道：“我愚笨得很，实在想不出破阵之法。”

文开华道：“破阵之法再简单也没有了，温老大发出号令之时，功力深厚如武阳公的人，自可发出嘶声，扰乱号令之声，再不然就找个擅长口技之